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939期 |

2025年10月25日/星期六

本版编辑/王剑虹 视觉设计/戚黎明

编辑邮箱:xmwhb@xmwb.com.cn



第24届
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
THE 24TH CHINA SHANGHAI
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C大调是画布 菜肉馄饨是乡愁

——访华人大提琴家秦立巍

傍晚时分,上海音乐厅后台,秦立巍刚结束彩排,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“昨天在武汉,明天去香港,但今天在上海。”他说话时带着上海人的温软语调,“每次一下飞机,呼吸到上海湿润的空气,就知道回家了。”

>>>艺术的漫游者 在音符与画布之间

秦立巍此番所有的曲目都围绕着“C大调”展开。他形容,C大调就像一张非常好的画布,但具体画什么,取决于什么时期的艺术家在做什么事情。他选这些作品就是想让大家看到,同一个“调性工具”,在不同时代能画出完全不同的音乐画面。“我不会画画,但特别喜欢看画。到任何城市,美术馆和画廊都是最吸引我的地方。”在他看来,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,再到当代艺术,审美的转变轨迹清晰可见。

从巴赫的无伴奏组曲、贝多芬的奏鸣曲,到德门加、布里顿的现代作品,他希望带观众走一遍大提琴的发展史,就像在美术馆里从古典看到当代。曲目间的联结耐人寻味:巴赫展现纯粹,贝多芬献给挚友,布里顿为罗斯特罗波维奇而作。很多作品都是作曲家与大提琴家友谊的结晶。

说到下半场的现代作品,他的眼睛亮了起来,“德门加的《EFEU》里,我在琴弦上放了一个回形针。拨弦时,它会发出庙宇钟声般的回响。”他回忆起在日内瓦大提琴比赛担任评委时初次听到这个作品,“听了一天常规演奏,突然出现这个声音,我眼前一亮。”虽然只是一个音,却极具冲击力。

>>>上海的归乡人 三个故乡与一碗馄饨

13岁离开上海,秦立巍的人生轨迹辗转澳洲、英国和新加坡。他坦言在二十五岁左右曾经经历过强烈的文化认同迷茫,“那时在澳洲生活六年,英国读书五年,回到上海又觉得亲切——三个地方都像是家,又都不完全是。”最终,他选择拥抱这种多元:“我不是独一无二的,有很多人像我这样,能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,这是幸运。”

问他上海给他留下了什么烙印,他不假思索:“听我说话就知道我是上海人。”更深的印记藏在城市肌理中:复兴中路1350弄的交响乐团还在,汾阳路的梧桐依旧,“这些会陪伴我一生。”他记得2000年之前就在上海音乐厅演出过,与张国勇指挥的上交合作《洛可可主题变奏曲》,“那时海报还是手绘风格,时光荏苒啊。”

当享誉国际乐坛的华人大提琴家秦立巍再次提着那把1780年的瓜达尼尼大提琴,登上上海音乐厅的舞台,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松香,还有一份熨帖的乡情。这座城市的肌理早已刻入他的生命,而他的琴声,也从未忘记回到这里的路。昨晚,他用跨越四个世纪的C大调,在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,与上海进行了一场亲友间的深谈。

这次回家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天,秦立巍说最想念的还是上海的菜肉馄饨——那是游子心中永不消逝的乡愁。

>>>传承的引路人 从舞台到讲台的责任

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的教授,秦立巍的教学理念颇具哲思。在他看来,好老师要像园丁,发现每株植物的独特需求。他分享了一个故事:在英国求学时,老师教同一首曲子时,对不同的学生说着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话。“后来老师告诉我,教育不是流水线,而要看他需要什么。”秦立巍说道。

更让他牵挂的是演奏家的文化使命。“如果我们只拉贝多芬,音乐就停留在两三百年前。”他积极推动当代作品,谭盾的《卧虎藏龙》、陈其钢的《逝去的时光》都是他的常演曲目。让他深感骄傲的是赵季平《庄周梦》的改编——原本为民乐团而作,经他推动,改编为西洋管弦乐版,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色彩。

昨晚的音乐会后,秦立巍在观众的热情掌声下一连返场三次。那一刻,游子归来,琴声如诉。他为这座城市献上了一封情书,让每个聆听者,听见自己心中最柔软的共鸣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秦立巍
记者 王凯摄



作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,舞台剧《繁花》三部曲·终季将于10月28日亮相上海美琪大戏院。距离演出仅剩三天,剧组正争分夺秒地进行最后合成打磨。昨日,记者探访美琪,一睹“繁花落尽”后的人间百态。

舞台设计延续“繁花美学”

步入剧场,眼前是震撼的“十二宫格”。整个舞台被立体分割,那一个个格子上演着悲欢离合。舞台设计胡艳君此次为《繁花》打造舞美,仍面临着如何在观众高期待下实现创新的挑战。

终季的创排在延续前作美学风格的基础上,融入现代戏剧手法,不同于第一季以转台装置打造“流动的盛宴”,第二季以履带、车台等装置展现“匆匆的过客”,终季突破性地采用“十二宫格”众生相巧妙利用各种多媒体、灯光等装置对剧本进行“繁花美学”式的修辞,力求在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交织中,为观众呈现一场人间百态。

尽管曾为《红楼梦》《李清照》等舞剧设计布景的胡艳君很擅长长场景切换,但她还是想要为《繁花》终季打造耳目一新的场景,她与导演马俊丰、艺术总监张翔几番探讨,最终是德国摄影大师安德亚斯·古斯基拍摄的一张上海写字楼夜景照片给予她灵感——夜幕降临,城市璀璨灯火中,一栋栋写字楼玻璃窗内的光亮也是这座锐意进取的城市的缩影。胡艳君说:“写字楼密密麻麻的格子里装着梦想和拼搏,也装着未来和希望。”

繁花落尽迎来最终结局

舞台剧《繁花》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,原著以细腻笔触复刻了上海半个多世纪的市井风情与人物命运。洋洋洒洒35万余字的长篇以舞台三部曲的形式搬上剧场,像是牵引着观众的心步入一个长长的梦。繁花落尽梦将醒来,是惆怅还是释然?

《繁花》终季的创作并不容易,创作面临着三重挑战——如何满足原著读者的期待?如何延续前两季观众的沉浸体验?如何让新观众无缝接入“《繁花》宇宙”?经过主创团队精心研讨,《繁花》终季将通过精炼主线,强化人物弧光与时空线索的清晰铺陈,构建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叙事体系。

故事走到尾声,所有人也将迎来“大结局”,小毛、阿宝、沪生、李李……一个个亲切得仿佛多年好友的名字,或离开、或避世、或疏远,悲欢离合,书中的人其实与你我并无二致。

“上海文化名片”走向全国

作为上海本土孵化的舞台巨制,舞台剧《繁花》不仅是一部戏剧,更成为传递海派文化的精神载体。近些年,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着力讲好上海故事,沪语作品层出不穷,舞台剧《繁花》三部曲、话剧《长恨歌》(上海话版)、音乐剧《爱情神话》、滑稽戏《宝兴里》等作品叫好又叫座,掀起全国观众了解海派文化的热潮。

舞台剧《繁花》三部曲全国巡演计划已排上日程。首站苏州湾大剧院11月20日、21日的两场演出已开票。未来,这张“上海文化名片”将持续以艺术之力,连接文学与剧场、历史与当下,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书写属于中国人的时代记忆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「十二宫格」装着人生百态

舞台剧《繁花》三部曲·终季将亮相艺术节



“E人”演奏家

秦立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能量“E人”演奏家。

他的行程紧锣密鼓:下午四点抵沪,便直奔音乐厅排练;五点三刻出现在采访间;晚上又在音乐会上倾情献演100分钟。最后一曲终了,掌声不息,他连续三次返场——当观众都已从座位上起身,他却与钢琴家相视一笑,再度坐下,加演一曲。

台上的他,真实而迷人。换谱间隙,他会像朋友般向观众致歉:“请稍等一下。”今年刚改用iPad看谱,他坦言还在适应。最后一曲《爱的致意》终了,他对着乐迷俏皮地比出一个“晚安”手势,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演出前,他花20分钟做了MBTI性格测试,结果是ESFJ(执政官型人格)——最适合形容他们的词就是“受欢迎”了。热情的组织者,“行走的团队粘合剂”,习惯于照顾他人感受,在舞台上用音乐提供着充沛的情绪价值。这种魅力,既来自他指尖流淌的琴音,也来自他与观众之间那份真诚的交流。

幕落,人散。但音乐厅内的能量与温度久久未散。秦立巍与钢琴家黄秋宁携手演绎的这场从巴赫到布里顿的旅程,不仅是艺术节的一抹亮色,更成为许多观众心中,一个因音乐而变得柔软而难忘的夜晚。

赵玥



舞台剧《繁花》三部曲·终季海报